



新西兰罗吐鲁阿红树林 ■ 张文忠

岁月悠悠

青春圆舞曲

■ 赵韩德文

以前,沿黄浦江东岸,有一条窄窄的地带属杨浦区。我们这个浦东小镇,就在其中。

镇上有小学,叫“民生路小学”。我们的班主任徐老师,祖上是镇里开茶馆的,个子高高,双眸如星,非常美丽。不但我们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,其他班级——哪怕是资格最老的六年级——见到她也有几分畏惧。我认为,她比教导主任还厉害。

早上广播操,她在边上巡视,眼睛扫的可不只是我们班,而是整个操场。哪个敢偷懒充数或者装神弄鬼的出洋相,她冷不防就会过去把这小子带到领操台边,让他在全校惊讶的目光下做操。这一招极其见效。

徐老师也有温柔和敢担当的一面。隔一段时间,放学之后,她会将我们全班留下,把书桌拼拢,一起包馄饨吃。那是三年困难时期,什么都要凭票,她却有办法带来菜肉馅和馄饨皮,让全班动手包,然后送到学校食堂下锅,全班一起热乎乎吃馄饨。其他班级看得发呆。

六一节晚上,我们围坐在操场,点起篝火。柴火是我们到附近乡下去捡的。大家一起摇拨浪鼓,拍手,唱歌。篝火下,徐老师美丽得像仙女,和我们一起玩丢手帕游戏。有时候她也会发急,满脸通红,像个孩子。我们感到做她的学生,很幸福。

那时我们虽然年纪小,但似乎也有点懂事了。比如教我们手工课的郑老师,与教我们算术课的小杨老师,我们就一致认为小杨老师对殷勤的郑老师太冷淡了——尽管郑老师本人毫无怨言且永远乐此不疲,我们却为他打抱不平。至于徐老师的男朋友,我们从未见过。听说是远洋轮上的海员,很能赚钱,家里还有侨汇券,可以到南京路华侨商店,买外面市场上根本见不到的东西。

三位老师是我们小镇上最时尚的人物。他们的业余爱好很时髦,就是在周末晚上,乘轮渡过江,到东宫

(沪东工人文化宫)溜冰场滑旱冰。我们这群小把戏只能想象璀璨灯火的东宫及溜冰场,却从未有机会去。因为摆渡一趟要6分钱,乘电车单程要3分钱,我们囊中羞涩。且又十分年少,小小乡下人哪敢窥视大雅之堂。

但是机会来了。五年级下半学期,我们班夺得第二个第一。

一是在全校的拍苍蝇运动中雄踞榜首。

班主任徐老师虽然教语文,但她作班会动员时,喜欢用数学方法,还特别喜欢用乘法。徐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,在一周之内,必须交出50个被打死的苍蝇。徐老师说,如果我们每个人打死50只苍蝇,全班就是2500。“如果全中国二千五百万少先队员都来打,即使每人打一只,就是二千五百万只。”“再如果,再如果,咱们全中国的少先队员们,在一个月里每人打到300只,那就意味着我们消灭了、消灭了……”徐老师一时算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只苍蝇,将被消灭。

“100亿!”猫眼算都不算,一边举手,一边兴奋地喊。

“1000亿!”小洋人不满意猫眼这么保守,脱口就增加十倍。

我心里也苍蝇乱飞,在草稿纸上拚命画“0”。并且心慌意乱地,从右向左读位数。顿时发觉,别看“0”简单,如果太多,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

课堂上霎时安静下来。大概都和我一样,谁都想尽快帮徐老师一把。每个人都低着头,拚命打草稿画“0”。

不知胖子从哪里来的灵感,课堂上从不发言,数学也不怎么行的他,在一片寂静中,无师自通地吼道:“无穷大!”

徐老师诧异地看了胖子一眼,赞许地说:“对,接近于无穷大。这是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数字。同学们,少先队员,那样的话,苍蝇是根本不够我们消灭的。——甚至可以说,即使再多的苍蝇,也是不够我们消灭的。”徐老师很有把握地说。

胖子从此以后,就有了一个新绰

号:“无穷大”。

二是语数期中考试,总分和平均分我班均为年级冠军。徐老师对获得高分的我,以及几位女生,在班会上隆重表扬。叫我们到黑板前面,挨个介绍复习和考试经验,还亲切地看着我们,摸摸我们的脑袋和脸颊,好像我们是她的孩子。她的手特温暖特柔软特芳香。于是我在黑板前暗暗下决心,要坚决朝期末考试再次高分冲击。

徐老师除了请全班又一次吃馄饨之外,对小队长和中队委员予以重奖:到东宫溜冰。

这是石破天惊之举。于是在某个周末的夜里第一次看到了东宫,那么宏大巍峨,披满灯彩,在星月交辉的夜里,犹如宫殿。里面的游人,脸上都是欢乐和欣喜。金碧辉煌的溜冰场,宛如童话世界。圆形场地里都是公主王子,他们倏忽而至,划然而去。一下子到了你的面前,一下子又迅速不见。

我们战战兢兢穿上轮滑靴,立即发现脚不是自己的了。刚站起,立即摔倒。徐老师哈哈大笑,连说正常正常,没事没事,飘然而去。只留下我们,小心翼翼地扶着栏杆,在不敢乱动中互相琢磨,领会失去重心的惶惑。

我们把着栏杆,发现小杨老师和郑老师牵着手像一对风筝那样在场地里回旋,脸上洋溢着无穷的幸福。我们也发现,独自溜溜的徐老师成了全场瞩目的明星。她是那么轻盈,月儿般的脸上含着微笑,顺滑,单腿滑,倒滑,跳滑,旋转,刹车……她哪里是在溜冰啊,她是在舞蹈。

掠过的瞬间,她每次都向我们招手——“过来!”可惜我们都已跌得不敢动弹。

这一次东宫溜冰场的轮滑,我记得实在太清楚。

记得更清楚的是,周一上课,徐老师亲切安慰了我们这些“摔跤冠军”。她动情地朗诵了一首诗,我现在还背得出几句:

“我的孩子,
你一次次的摔倒。
你一次次的摔倒,
就一天天的长大!”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

世相百态

山川故音

■ 竹天文

入秋以来,落叶缤纷,伤感寥落的事也一桩桩纷至沓来,像秋叶不经意间落在你眼前。

中秋节后,远在淮南的二叔骤然离世,九十高龄的老爸不便赴皖,于是我代父奔丧,乘坐高铁一路辗转,赶至二叔家时已是傍晚时分。那位和蔼可亲曾经笑眯眯回答我问题的长辈已化为一张照片,在即将四起的暮色中凝视着他熟悉的小院和前来吊唁的家人。

记得第一次看到他的微笑是在四十年前,那年奶奶去世,爸爸带着年幼的我前往淮南料理后事。初到淮南的我并不知大人们忙进忙出的缘由,只是对叔叔家不远处的大山非常好奇,那座被无数树木占据的山郁郁葱葱,高远苍翠。彼时的我住在上海浦东居民区,低矮的平房、逼仄的弄堂是我对整个世界印象。忽然在此间发现一座大山兀自挺立,不由得非常好奇,央求父亲带我去玩。可是父亲吓唬我说那里是埋葬奶奶的地方,小孩不能随便上山。二叔看着我一脸委屈,笑呵呵地对我说,等你长大了,我再带你去。懵懂的我隐约感觉大山是个神秘的地方,要等到我烫着像母亲一样的波浪卷发时才能取得登山的资格。

岁月不居,之后虽有去过淮南一次,但因为时间匆匆,并未上山祭拜过奶奶,只知这座山名为八公山,是古代有名的战场。而今天再访古城,我已为人母,可是淮南似乎变化不大,尤其是二叔家所在的街道市容略显陈旧,和上海浦东

的街道市容略显陈旧,和上海浦东

的街道市容略显陈旧,和上海浦东

意犹未尽

感怀那些远去的名人

■ 张勤文

都说最近离我们远去的名人有点多,是名人们老了,还是我们自己老了呢?

那天一早,看到一条微信推送消息,说李咏在美国去世了。这着实让人不敢相信,虽然是有日子没看到他了,但印象里的李咏始终是留着长发,穿着闪片西服,在舞台上出口成章,神采奕奕,他不是还很年轻吗?怎么说没就没了。随后的消息多了起来,连权威媒体都发布了快讯。从哈文发布的微博来看,人们看到相关消息是在10月29日,而其实李咏早在四天前的10月25日就已去世了。生前站在聚光灯下如此光彩照人,总是开着玩笑,带着笑容的一个人,在去世之前看病求诊的过程中却又如此默默无闻,英年早逝,不免让人唏嘘。诚如网友所言“不卖惨不叫苦不解释不搞重病消费,悄悄抗争,慢慢退去,渐渐被遗忘,一句话也没有,再来竟是去世,都不允许留给世界最后的姿态是挣扎,这挺酷的,也挺让人难受的。”

看到李咏去世消息后第二天晚间,笔者正在洗碗,却听见家人说金庸走了。跟那时候的大多数人一样,笔者也颇为痴迷金庸武侠小说,进而不免关注这位笔上辞章英雄,说话有些絮絮叨叨的老先生。这些年时不时会有些想念,不知他的近况如何。然而退出人们视线许久的金庸先生,此次传来有关他的消息,却是要离我们远去了。虽说金庸先

九十年代初期的街道相差无几。伫立于杂乱的街道旁,我略微感到窘促,亲戚们彼此交谈的话语也让我有点无措,有些生疏的语言细辨之后才能全部听懂。为了不让久未见面的亲人失望,我一直仔细倾听大家的对话,生怕漏掉重要的词句。唯有接到远在上海的丈夫电话时,一口流利的沪语才让我自如起来,也让站在一旁的堂弟对我有点瞠目,仿佛我说的是遥远星球的语言。

我不禁莞尔。记得小时候在亲人的影响下,我喜欢用安徽版普通话和外界交流,常常使同学父母误以为我是外地长大的孩子。直至上班后,才在本地同事的带教下讲起上海闲话,普通话只是偶尔亮嗓,时间久了,脱口而出的普通话有点像南方版国语觉得别扭。有一次乘坐出租车时,本地司机问我是不是高桥人。

语言是每个人的内心密码,当这个密码变得模糊时,内心最初出发的站牌也会渐行渐远,仿佛隔了一层磨砂玻璃。

离开淮南前,我在家人的陪同下特地去八公山祭拜奶奶,走进这座曾令苻坚闻风丧胆的大山,脑海回旋的却是四十年前的那个许愿,当初答应陪我来扫墓的二叔已作古,而我却终于真正地站在从未谋面的奶奶墓前。此时风轻云淡,草木非兵,山林葱葱郁郁,有微风轻轻拂过,四十年前的一幕既清晰又散乱,好像摇摆的镜头晃悠在我的视线中。我试图用记忆中的安徽口音问候奶奶,奶奶,您的孙女来看您了!尽管我的声音有点颤抖,但的确感受到血浓于水的依依深情。

故乡山川承载的不仅有伟岸的高山,还有难以改变的乡音,不管走到何方它都浓缩成微型掌纹在你的记忆深处,永不磨灭。

生的年纪蛮大了,但听到讯息还是十分难过。

捧读金庸的小说,常会因壮美河山而激发豪情壮志。他的作品里,大漠孤烟、塞北风雪、江南烟雨无不信手拈来,使读者仿佛置身那个江湖纷争,快意恩仇的场景中。金庸武侠对人物塑造、情节的铺设、武学的演绎更是精妙绝伦,憨厚呆萌的郭靖、古灵精怪的黄蓉、行侠仗义的江南七怪、神秘莫测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,凌波微步的潇洒、六脉神剑的气势……无不体现着金庸的博学才情,行文古典,营造的意境高远,饱含着家国情怀。难怪国学大师饶宗颐评价他的作品无迹可寻,全靠想象,想法实在是出神入化,令人意想不到。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,在缺少网络和电脑手机的年代,他的武侠小说以及翻拍成的电视剧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,留下了美好的记忆,也埋下了侠义的种子。

对于人生,对于悲欢离合,据说李咏最后留下了八个字:没有遗憾,只有不舍。金庸先生在他的小说里说:你瞧这些白云,聚了又散,散了又聚,人生离合,亦复如斯。

李咏和金庸,笔者与他们虽素未谋面,但却鲜活得仿佛就在眼前。想一想,春晚的舞台将再没有李咏,金庸也正式退隐江湖,心里真不是滋味。但每个人的日子还要往前,非是伤春悲秋,而是感叹时光易老,莫负年华,要善待身边人与事,善待自己,认真过好每一天。